



引 子

“这是冰河时期的幸存者。”解说员的声音回荡在寂静的展览大厅里。在我和罗伊眼前，是一具狼的标本。这是一头银灰色的成年大公狼，它静静地伫立在展厅正中央的位置，它所呈现出来的彪悍与冷峻吸引着无数人的眼球，几乎所有前来参观的人都会为之停下匆忙的脚步。狼的脖子上悬挂着一块小巧的铜牌，上面镌刻着三个字迹娟秀的汉字。

“中国狼。”我和罗伊一齐轻声念了出来。

“不错，它们的学名就叫中国狼，是世界上最大的犬科家族成员，大约起源于 30 万年前。可是，由于人类活动的加剧，这些冰河时期的幸存者已经处于灭绝的边缘。”

“除了中国狼这个学名外，它们又叫西藏狼和蒙古



狼。”解说员补充道。

“那它们一定生活在西藏或者内蒙古吧！”我和罗伊不免望文生义。

“不，它们分布在整个中国大陆上，在一望无垠的草原和崇山峻岭的茂密丛林里，都有它们的身影出没。出于习惯，人们将生活在草原上的狼称为草原狼，而将丛林里出没的狼……”

“它们就是传说中的丛林血狼！”我和罗伊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与好奇。

解说员微笑着点点头。

我和罗伊俯下身子，久久打量着眼前这头狼。这头大公狼直直地眺望着远方，它那银灰色的毛发在风中拂动，健壮有力的四肢依然保持着奔跑的姿势，而从它琥珀色的眼眸深处迸射出来的那两道目光里，有着一一种莫可名状的眷恋与忧伤。

这一发现，让我和罗伊不由得身体战栗起来。

直觉告诉我们，眼前这头狼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。解说员的话最终印证了我们的猜想。她告诉我和罗伊，这头银灰色的成年大公狼曾经是一个狼群的首领，它的名字叫匕首，它带领它的狼群生活在木户山的茂密丛林里……



天高云淡的秋季，我、罗伊还有另外三个同学，大家结伴来到峰峦起伏的木户山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们在崇山峻岭间流连忘返。可是，随便哪一片丛林和草地，都再也看不到狼群飞奔的身影，再也聆听不到那种穿透力极强的嚎叫声回荡其中。

曾经属于狼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。

我们每一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失望。

在山下的小镇子里，我们找到了眼前这位有着古铜色脸膛的老人。那满脸纵横的皱纹如同沟壑，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这样一个事实：有多少美好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。

“那时候的我……就是你们这个年纪，大家都叫我萝卜头。”老人的声音有些沙哑。

“木户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狼的世界，当然，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。”老人缓缓地告诉我们，“那时候的丛林里，到处回荡着狼嚎声。”

时光荏苒，许多年过去之后，提起木户山的狼群，老人依然记忆犹新。这个满脸皱纹的老人清楚地记得——

在孩提时代，在木户山的北面，活跃着一个家族狼群，由一头绰号叫匕首的狼王带领着。恐怕大家没有想到吧，“匕首”这个响当当的名字还是他给狼王取的呢。



遥遥相对的南山，则是另一个家族狼群的势力范围。在绵延高耸的北山和南山之间，延伸着一条宽约五百米的狭长山谷，这是两个狼群之间的缓冲地带，因为它的存在，或多或少地减少了狼群之间爆发的摩擦和冲突。

这个满脸皱纹的老人讲起狼的故事来，总是滔滔不绝。

“那年冬天——”在老人的回忆中，狼的故事是从一个冬天开始的。

那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冬天。

那一年，短暂的秋天过后，木户山迎来了漫长的冬天。和往常一样，入冬不久，天空中便有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。可是出人意料的是，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竟然下了整整两个星期。木户山变成了一个雪的世界，放眼望去，灌木、草场以及日夜不停歌唱的溪流全都被雪覆盖了，只有那些高耸的丛林还将身子的上半截顽强地裸露在外面。

这样一场大雪，毫无疑问，对狼的生存是一个严峻挑战。

甚至，它所带来的会是一场灭顶之灾。

那时候，狼群还没有被列入保护对象，小镇上也还没有成立动物保护协会，很少有人为狼群的生存忧心忡忡、牵肠挂肚，更没有谁挺身而出，为帮助狼群走出困境



去寻找一个理想的两全之策。

狼群所面临的困境，都必须依靠狼群自己来解决。

亘古以来其实都是如此，狼群解决困境的办法，靠的是它们与生俱来的智慧和勇敢，靠的是那种从不认输的韧劲与坚强。但有时，也需要幸运女神的特别眷顾……



第 一 章

“那年冬天，”老人回忆道，“北山狼群的运气明显比南山狼群差远了！”

大雪过后，即使是夜晚，在雪光的映照下，周遭的一切依然清晰如画。

这个夜晚，在北山的丛林里，狼王匕首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。这是一头身材高大修长、全身披着银灰色毛发的公狼，远远望去，仿佛一把刚刚出鞘的匕首，在淡淡的夜色中，闪耀着颇具威慑力的寒光。对这个家族的所有狼而言，狼王匕首此时的焦躁并不是什么秘密，大家心知肚明。作为一个狼群首领，带领大家走出困境是它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。

对北山狼群而言，此时最大的困境就是饥饿。



离上一次成功捕猎已经过去多久了呢？狼王匕首在心里小声嘀咕着。它猛然记起来了，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！在这一周的时间里，北山狼群一次次捕猎，一次次空手而归，它们被饥饿折磨着，全都精疲力竭，处于即将倒下的崩溃状态。

突然，上一次成功捕猎的情景浮现在狼王匕首的脑海里。

那是一只体形庞大的雄鹿，被狼群团团围住，无路可逃。在几个小时的对峙之后，雄鹿的体力消耗殆尽，意志开始崩溃。狼王匕首瞅准机会，纵身一跃，绷直的身躯裹挟着一股力量，匕首一样朝雄鹿刺去。就在狼王的身體和雄鹿接触的瞬間，只听见“嘭”的一声巨响，遭到猛烈撞击的雄鹿摇摇晃晃地倒下了。接下来，是狼群的欢呼雀跃，是痛快淋漓的狼吞虎咽、大快朵颐。

那是多么难忘的一场盛宴啊！

沉浸在回忆之中的狼王匕首不由自主地舔了舔嘴唇，仿佛那里还残留着盛宴的血腥味。不过，狼王匕首很快就从回忆带来的快感与麻醉中清醒过来。它环顾四周，然后径直朝山顶走去。山顶上矗立着一块高高的岩石，那是狼王发号施令的地方。

焦躁不安的匕首站立在积雪的岩石上，头颅朝天空高高抬起，随即从喉咙里发出一串长长的嚎叫。这是出



征的号令。狼王匕首要带领它的狼群再次出击。

就在狼王匕首焦躁不安之际，在遥遥相对的南山丛林里却有着另一番景象。

被幸运女神眷顾的南山狼群已经成功将一头野猪扑倒在地。

这是一头重达两百斤的公野猪，在它厚厚的皮毛上，有好几个窟窿洞开着，鲜血正从那里汩汩地冒出来，将地上的积雪染红了一大片……

掐指算来，南山狼群也已经整整三天没有捕获猎物了。

对狼群来说，冬季狩猎没有什么计划可言，纯粹是去碰运气。这天早晨，狼王暴牙带领南山狼群朝一座山谷走去。山谷里生长着无数葛藤。冬天来临，食物匮乏，盘根错节又富含淀粉的葛藤成了野猪们的“救命稻草”。但为了躲避狼群，大多数野猪都不敢明目张胆地跑来，它们总是选择最佳的时机，匆忙填饱肚子，然后逃之夭夭。也许是饿疯了，同时仗着自己那两根无比锋利的獠牙，这头倒霉的公野猪竟然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山谷里。

在充满杀戮的丛林中，公野猪显然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：它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！在饿疯了的狼群面前，即使拥有锋利无比的獠牙也无济于事，



公野猪必须为自己的冒失付出惨痛的代价。

白茫茫的雪地上，当一头野猪的身影赫然出现在眼前时，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整个南山狼群兴奋不已。狼王暴牙一声令下，惯于协调作战的狼群迅即四散开来，嗷嗷大叫着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公野猪包抄过去。

一眨眼的工夫，公野猪就落入狼群的包围之中。公野猪猛地朝前蹿去，企图用锋利的獠牙撕开一个逃跑的口子……不料，这竟然是一张撕不破的“铁网”！

接下来，便是一场持久的消耗战。

一直到夜幕降临，胜利的砝码才开始向南山狼群倾斜。

在和狼群无休止的纠缠中，左冲右突的公野猪渐渐体力不支。暴牙知道，已经到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，这是一个狼群首领挺身而出、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而公野猪似乎也意识到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困兽犹斗的公野猪更加疯狂了。

公野猪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，稍稍喘了一口粗气，然后拼足力气，径直朝狼群中那头瘦小的癞皮公狼冲去，长长的獠牙使劲一挑……

哎呀，不好！眼看癞皮公狼的肚皮就要被公野猪锋利的獠牙撕裂开来！

突然，一道黑影凌空划过，那是狼王暴牙！



趁着孤注一掷的公野猪朝癞皮公狼冲去之际，暴牙抓准时机猛扑上去，只听见咔嚓一声，锋利的狼牙在野猪身上咬出一个窟窿。当公野猪掉转身子朝暴牙撞来时，暴牙敏捷地一闪，那充满力量与韧性的身体仿佛弹簧一样猛地弹开了。接着，瞅准机会的暴牙再次扑上去，咔嚓一声，又一个窟窿出现在公野猪身上……

疼痛和绝望使公野猪的意志完全崩溃了。

公野猪最后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。

随着暴牙的一声嚎叫，狼群一拥而上，公野猪轰然倒地。

倒在地上的公野猪气绝身亡，暴牙十分得意，它在雪地上踱来踱去，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。

狩猎终于结束了，被狼群和野猪搅得腾空飞起的雪末子重新回到了地面。这时，包括那头叫白凤的母狼在内，整个南山狼群都静静地伫立在一旁，注视着带领它们取得了胜利的狼王暴牙，棕色的眸子里无不流露出对暴牙的敬畏与崇拜的神情。

在狼群的注视下，咔嚓一声，暴牙撕开了野猪身上的毛皮，须臾工夫，锋利的牙齿又切下一块血淋淋的肉来。作为至高无上的狼群首领，狼王既有在关键时刻把猎物扑倒的责任，也拥有第一个享用食物的权利。

在暴牙享用食物的时刻，四周变得十分安静，偶尔



有树梢上的积雪滑落下来，制造出一片轻微的窸窣声。

这是属于狼世界的法则，当狼王进食的时候，其他狼都会安安静静地站立在四周，决不会去打扰，除非它想尝尝狼王严厉惩罚的滋味，或者不自量力地去挑战狼王的位置。

可是，这种安静很快就被打破了。

从远处的丛林里，传来了狼的嚎叫声。

那是北山狼王匕首的嚎叫。

暴牙心中一惊，骤然停止了狼吞虎咽。匕首的嚎叫声等于明白无误地告诉暴牙，北山狼群还在被饥饿死死折磨着。出于本能，暴牙猛地跳开，纵身跃上一个制高点。它朝着北山狼群的方向，也发出一串高亢的嚎叫。这是对北山狼群的严厉警告。

暴牙知道，在食物匮乏的冬季，饥肠辘辘的狼群往往会做出疯狂的举动，其中便包括对另一狼群的领土实施不计后果的入侵和掠夺。



第二章

可是这一次，暴牙的担心纯粹是多余的。

事实上，匕首并没有任何侵扰南山狼群的意图。作为狼群的首领，匕首是何等聪明，善于审时度势的它知道，南山狼群比北山狼群在实力上稍胜一筹。北山狼群如果对南山狼群实施侵略，那是多么不自量力的愚蠢行为。

匕首的嚎叫声刚刚停歇下来，丛林的阴影里便蹿出来几头狼的影子，它们迅速聚集在匕首的身边。母狼乌金是第一个到达的。

这时，除了母狼乌金，再也没有谁能够这样理解匕首了。它注视着从岩石上纵身跳下的狼王，呜呜地低声嚎叫着。它伸出舌头舔了舔狼王，希望自己这个爱抚动作能够减轻一些狼王内心的焦躁。当然，它更希望自己



这一行动能够改变狼王的狩猎计划。

乌金是这个狼群的母性首领，披着一身漆黑的皮毛，仿佛一块闪光的乌金，又好像一朵盛开的黑色玫瑰。乌金不仅仅是狼王的妻子，更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。

今天晚上的狩猎就算了吧。乌金用眼神告诉狼王。

自从入冬以来，雪就成了木户山的主宰。在这个雪的世界里，那些曾经让狼群热血沸腾的生命，比如鹿、麝子，以及野猪，全都销声匿迹了。北山狼群在它们的领土上一次又一次地奔波，一次又一次地空手而归。

这一天，狼群几乎跑遍了整个北山，疲劳和饥饿使整个狼群体力透支。

可是，乌金的善意提醒触怒了狼王。狼王咆哮起来，龇牙咧嘴，怒气冲冲地逼视着乌金，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：它觉得乌金在怀疑它作为一名首领的能力。

这样下去，不仅是你，就连整个狼群都会倒下的。乌金不仅担心狼王的安危，还担心它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。面对狼王的步步紧逼，它丝毫没有退缩，不依不饶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。

空气里有了一丝紧张气氛，冲突似乎一触即发。

乌金将身体横挡在狼王面前。那曾经如同一朵盛开的玫瑰一样的身体现在已经明显消瘦，那闪光的皮毛看



上去黯淡了许多，甚至有些污浊不堪。狼王的心不由得动了一下，心中的狩猎计划开始动摇了。

就在这时，另一道黑影蹿到了狼王的面前。那是黑背公狼。

在这个家族狼群里，黑背公狼是狼王匕首的弟弟。和狼王一样，黑背公狼也拥有一身漂亮的银灰色皮毛，只不过，在背脊处有一道十分抢眼的黑线。显然，黑背公狼在不远处已经注意到了狼王和乌金之间的摩擦。尽管它并不清楚它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出于对狼王的忠心耿耿，出于对首领权威的维护，黑背公狼还是不假思索就站到了狼王身边。

黑背公狼朝母狼乌金发出低低的咆哮声，两只前爪不停地抓挠着积雪的土地。它在等待狼王的一声令下，然后，它将毫不犹豫地冲上去，将母狼乌金扑倒在地。

不一会儿，又有两道黑影蹿过林间地带，出现在大家面前。

那是霆和皓，是狼王匕首和母狼乌金的两个儿子。这两头小公狼现在已经一岁大了。一岁大的狼崽和成年狼在体形上不相上下，但依然显得十分稚嫩，倘若仔细观察，还是能一眼就把它们从成年狼群中分辨出来。小公狼霆继承了和母亲一样的黑色皮毛，性格却和父亲一样勇敢，同时有一点点冲动和鲁莽。恰恰相反，皓拥有和



狼王一样的银灰色皮毛，但在处事方面，和母亲乌金一样，多了一份小心谨慎。

两头小公狼的出现，一下子就化解了刚才的紧张气氛。

狼王收回咄咄逼人的目光，黑背公狼的咆哮也随之停止了。

母狼乌金发现，霆和皓还像往常一样精力充沛。尽管被饥饿折磨了整整一周，尽管在刚刚过去的白天里，它们跟随狼群一起，踏遍了几乎整个北山，可是，当狼王再次发出狩猎的号令时，这两个小家伙一下子热情高涨，丝毫看不出半点疲惫之感。这让母狼乌金感到放心，不仅如此，心中还有了一丝难言的欣慰。两头小狼崽就要长大了，过不了多久，它们就会真正地成为纵横驰骋的狼群中的一分子了。作为母亲，没有不高兴的理由啊。

此时，小公狼霆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跳跃起来，任性的它在催促狼王赶快带领大家上路。皓则在母亲身边依偎了一会儿，或许它想再次感受一下母爱的温暖，或许它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安慰一下刚才遭到狼王粗暴对待的母亲。

突然，狼王的一个眼神使整个狼群安静下来。

当狼群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丛林立即变得一片死寂。



除了风在岩石的缝隙和林间穿过发出的呜咽、积雪的树枝不堪重负咔嚓一声骤然断裂、大量积雪如同粉蝶簌簌落下之外，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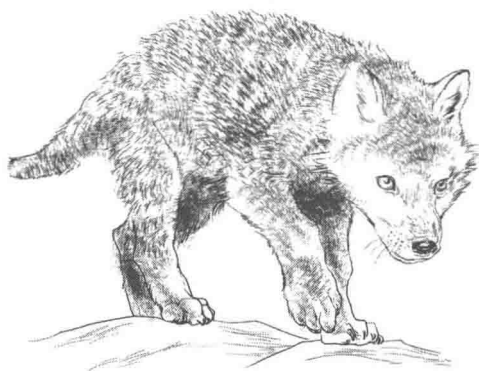
狼王匕首将头高高抬起，鼻头紧皱，在冷冽的空气中仔细地嗅来嗅去。它试图通过灵敏的嗅觉捕捉随风飘来的猎物的蛛丝马迹。

这一次真的十分幸运，狼王匕首很快就觉察到了空气中传来的异常味道。那是鹿子的味道。匕首肌肉紧绷的冷峻的脸慢慢变得松弛，布满了兴奋。

狼王脸上流露出来的兴奋神情一下子就感染了大家，仿佛一根火柴，转眼之间点燃起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。此时，所有的狼都摩拳擦掌。

狼王环顾了一下四周，然后一马当先，朝前方奔去。紧随其后的是黑背公狼。小公狼霆和皓也不甘示弱，嗖的一声，像两支箭朝丛林射去。母狼乌金迟疑了一下，它回过头来，朝身后看了看，神情中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忧郁。

在母狼乌金的身后，一个背风的洞穴口，有一张毛茸茸的脸在那里茫然地左顾右盼。那是母狼乌金的另一个孩子，一头生下来就双目失明的小母狼。这头小母狼自生下来的那天起，大部分时光都在暗无天日的洞穴里度过。



母狼乌金只是稍微迟疑了一下，接着就飞快地在雪地上奔跑起来。

循着狼群留在雪地上的足迹，母狼乌金一分钟也不耽搁地追了上去。因为母狼乌金知道，狼群狩猎需要的是团队合作。当然，它更清楚，在这个冰天雪地、生死攸关的季节，食物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。